股市和地產

■陳澄

做股票經紀的朋友，近日只是唉聲嘆氣。問他股市如何？「牛皮！」一路搖頭。

又說「中、華資想做好，但英資做淡，擱在人家手上，有什麼辦法！從前李福兆當家，華資在股市有得玩！可惜中國人自家不爭氣，被捉到痛脚！如今洋人話事囉！」憤慨、惋惜、無奈，聲聲出之。

他的看法，未必正確。我們行外人固然是一聽而已。

只有一樣，股票市場，和賽頭跌治一樣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局外的蚱民，不過是他們腳下踩着的一堆屍體。當然，也不乏別具眼光的高手，在鷸蚌相爭之中獲漁翁之利，只不過比例上是太少數了。

不少人稱香港是「機會之都」，這意思是說達成成功的機會很多，却忘記掉，實在破產和失敗的機會也是一樣多！只不過，香港人有個信念——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人還在，倒下去，爬起來，伸伸腿再來過。這不少的發達機會是在股市和地產上找來。

去年的股市風暴，大家已經忘掉了，今年地產照樣狂熱。有人說近期香港地產好景，主要是外來資金在興風作浪。日本的、台灣的大量資金湧來，特點是轉手買賣整幢商業大廈或酒店。連一向保守謹慎的中國也投入這股熱潮。據說灣仔的地價比去年同期起了一半。一間酒店買下來，過三個月就賺了三四億。這種利潤，誰不眼紅？只是李嘉誠去溫哥華買了博覽會舊址，香港股市頓時釜底抽了兩把新。

天遠夕陽多

上下四方■若翁

讀報得知，李默與倪秉郎做對手戲，將於廿九日起，一連十天，演出話劇「天遠夕陽多」。記者說明，這劇名出自蘇東坡「滿庭芳」一詞，是蘇被貶謫時的作品。

據若翁所知，蘇東坡被貶期間寫過的「滿庭芳」詞不祇一首。有「天遠夕陽多」這一句的，是在陽羨（今江蘇宜興）所作。當時蘇東坡給宋神宗上了個「乞常州居住表」，得到皇帝批准，就在屬於常州的陽羨買田置業安居下來，有感而寫了「滿庭芳」一詞：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峻峨。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無何！何處有，銀浦畫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歎風波？願乘風歸去，便蓬萬壑，雲海蹉跎。」

若翁生平，沒耐性讀長詩長詞（能背誦數百首，詩，主要只五、七絕，詞，則「如夢令」、「浣溪沙」之類）讀過的長詩、長詞，只能記其中幾句而已。蘇東坡這首「滿庭芳」本不算長，讀到「天遠夕陽多」，却不願讀下去。

因爲，一讀下去：「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覺得有點對神宗皇帝感激涕零的味道。若翁生平討厭人家對皇帝式人物顯示自己的卑屈。讀這幾句，儘管同情蘇東坡在八百年前的處境，却也不忍卒讀！其實，「天遠夕陽多」一句，已寄寓了那種心境，只因含蓄，讀來可愛。如今，這個話劇，是以中老年人的眼光和處境面對九七將臨，作爲題材，則有另一番含蓄和妙處。

問同來稚子，應爲妝朘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縷掛烟蓑。」

太平小記

■三風

人國中少上座衆觀城漢

到漢城參加奧運的各數單位，都有他們的同胞趕往捧場。在海峽兩岸方面，祇中國台北有人往。大陸似無，蘇聯集團的國家當亦少。中國運動員許艷梅、莊沐與黃曉敏得金、銀牌當行頒獎禮時五星旗升上，但不見人手持小五星旗。西方國家的觀衆方面，大旗亦多，例如美國的星條旗。許艷梅等若是日本人，則太陽旗到處在揮了。星期二夜我在外有應酬未看電視，那夜熒幕播日本得男子體操團體季軍，料多太陽旗。台灣報紙上亦爲許艷梅等的勝利歡呼，觀衆席上，去自台灣的同胞，當然更爲之雀躍，但他們總未便携五星旗入場，都要回台灣呢！

中國代表團中職員不少，他們可持五星旗，不參加此項比賽的中國選手們亦可，怎麼沒有呢？我固不解。可能我對報紙看得不詳細，未見中國代表團的職員名單，萬一不向傳媒發表，則不知什麼原因了？職員實有眞正術顧問楊傳廣與紀政，我亦希望大陸的職員中絕無祇憑關係而免費遊埠者。許艷梅周二即返北京了，其實像她可以遊覽南朝鮮一下，但也許她歸心似箭又要回家鄉南昌見父母等吧？本屆往漢城參觀奧運的外國人許多還要順便到大陸旅遊，大陸離南朝鮮近，此刻北京與杭州等地秋光甫好呢。

八面玲瓏

■薛后

打破慣性收視

奧運，令亞視取得零的突破，扭轉了所謂「慣性收視」的局面！不必作問卷調查，朋友行埠，互相問詢：你睇邊個台？實在人們想說的是亞視好「睇」過無綫。

兩台競爭，亞視長久處於劣勢，邱伯伯認爲最大的障碍在「慣性收視」。世間一切事物總是相比較而存在，「收視」之所以有「慣性」，實質還在於有有料到；邊個時候有料到，觀衆會主動改變他的「慣性」。

奧運的競播就是個明顯不過的實例。播權分享，彼此都不會滿足於「平分春色」，而力求有所突破。講製作包裝、講技術花招，以至物質刺激——大派獎金，亞視無論如何鬥不過無尊容都記唔起，但就很有興趣打鬍她的叠脚，她是來自內地的跳水教練，又曾是個中高手，難怪她連運動員臨陣的心理狀態都能洞悉，還有技巧的關鍵、比賽的常識，她能從容不迫，爲你一一道來，既有知識性，又有趣味性，令人讚嘆：有料！於是此後看「直播」，就有了新的「慣性」。

朋友行埠都慶幸亞視有了個好的開始，願望它凡事「匠心獨運」，「料」用在骨節眼上，繼往開來！

孖T

■醒目

賽馬的「孖T」，大有機會，在第一季內，就凌駕于「孖Q」甚或「大環彩」之上。

在第一個賽馬天內，它的投注額已經有直迫其他兩個特別彩池之勢，而在那一天內，竟然有三十多萬那麼理想的派彩，當然使到一些當初頗有點觀望態度的人，也了解到這是一個最理想的「刀片鉛大樹」場合。

這種心態，幾乎可以說是人人所見大致相同的，敢說經過一兩個星期以後，就十二分流行起來。

一般馬經及近道形類的出版物，予大量篇幅側重于「孖T」那兩場賽事的介紹，而「孖T」令人想到了會經是非常流行的一個彩池叫「三連贏」。

另一部份。

聲色犬馬

「三連贏」與「三重彩」的分別，在于前者只寫選中爲首三匹馬就夠，是不必要選到這三匹馬的先後名次的，但是「三重彩」則衆所皆知，是要將冠亞季軍馬全部的名次列出來押中了，然後算是贏了的。

「三連贏」可以省一點注碼，這對一個特別彩池而言，十分重要。

現有的「孖T」，可以一百元左右就互串了不少兩關馬在內。

己知無異性

知己難得，異性知己更加罕有。

只因異性交往，每易涉及愛情與婚姻，難得以平常心出之。

既抱愛情與婚姻之想，則一旦覺得沒法發展成爲愛情、或沒法結合時，這段異性交情，即使未致告一段落，亦會戛然而止。

尤其是女子，能與男友發展非愛情與婚姻的感情關係者，可說是萬中無一。

情海瀾■希雲

她們既怕對方誤會，也怕自己的愛人、丈夫誤會，處理與異性的感情時，不得不謹小愼微，束手束脚。

在保守的、以「男女授受不親」的道德標準的中國固然如此，在男女社交比較早開放的西方亦然。

就如傳誦千古的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之間的友誼，也因受此等束縛而無法有更好的發展。

今天，雖然社交更開放，甚至有些男女視發生性關係爲平常事，但仍然難以與異性結成知己。

不論男女，如果能與同性知己共患難、同富貴，可以獲得人們讚嘆，但若是異性朋友而有此表現，則思想再開通的人，也不免側目視之。猜想他們的關係不僅是知己朋友吧！

醒目

出演的默阿

一直想在台前演出的李默，終於得償所願，將演出一名話劇「天遠夕陽多」。

那天見到阿默，她未等我開口便問我哪天去看她的演出。阿默不提我還眞想不起來，是該去看看她演得怎樣。

李默平日說話聲音不太大，屬於宜低訴那種，演話劇除了表情，發音很重要，音量之外，抑揚頓挫在要講究。

「我知道自己這方面較弱，生來中氣不足，現在排練時加緊練習、改善。」阿默說。

劇名「天遠夕陽多」不易令人顧名思意，阿默交我一份介紹文字，看後倒想去領略一下，該劇借一段「黃昏之戀」擬表達的另一種含意。

住在新界客家村裡的一名中年婦人，沒想到自城中散悶聞入村來的失意詩人，竟是她年輕時的知己。兩人久別重逢，舊情在彼此心照中悄悄滋長。

由於村婦是客家人，劇旨亦借客家人的歷史探討新舊兩代的去留問題，帶入了今日香港人的熱門話題——移民。

介紹資料又列出，劇情除反映了男女感情、歷史感情、時代感情外，還介紹部份現存的客家山歌、諺語、風俗等，甚至月前大隔新界田夫仔村（客家人聚居之地）的那條大蟒蛇亦成角色之一，以舞蹈形式出現，可說別開生面，話劇的突破。

港台DJ倪秉郎演失意詩人，外型氣質都不俗，與演村婦李默合拍的那張劇照，十分相稱。

手市城札■茵李

醒目

人國中少上座衆觀城漢

尚京專欄

怕

自己的卑屈。讀這幾句，儘管同情蘇東坡在八百年前的處境，却也不忍卒讀！其實，「天遠夕陽多」一句，已寄寓了那種心境，只因含蓄，讀來可愛。如今，這個話劇，是以中老年人的眼光和處境面對九七將臨，作爲題材，則有另一番含蓄和妙處。

醒目

人國中少上座衆觀城漢

尚京專欄

怕

李默生平，沒耐性讀長詩長詞（能背誦數百首，詩，主要只五、七絕，詞，則「如夢令」、「浣溪沙」之類）讀過的長詩、長詞，只能記其中幾句而已。蘇東坡這首「滿庭芳」本不算長，讀到「天遠夕陽多」，却不願讀下去。

因爲，一讀下去：「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覺得有點對神宗皇帝感激涕零的味道。若翁生平討厭人家對皇帝式人物顯示自己的卑屈。讀這幾句，儘管同情蘇東坡在八百年前的處境，却也不忍卒讀！其實，「天遠夕陽多」一句，已寄寓了那種心境，只因含蓄，讀來可愛。如今，這個話劇，是以中老年人的眼光和處境面對九七將臨，作爲題材，則有另一番含蓄和妙處。

他是「最文明的英國人」

我的文存■陳文存

潘光旦在其「性心理學」譯序之前五分之三，細說他對藹理斯六七本「性心理學研究錄」通讀之後，於藹氏其他關於性學著作「社會衛生的任務」；「男與女」（二者皆書名）等其他著述都會閱讀，然對藹氏契闊則有之，忘懷則沒有。

潘氏在游學回國，最初幾年在上海忙著研習許多大都不出人文生物學的範圍的題目，也都與性的問題多少有其牽連的關係，這時藹理斯已經是一位七十歲上下的世界公認的學成名就的英國大儒。其學不但在性心理學上是一位最大的權威，在人生哲學與文藝批評的範圍內，其著作的貢獻也都很大。在一九三三年他七十四歲，他忽然出版了吾國兩位他的知音同志——周作人與潘光旦兩教授，不約而同時期希望能在他七大本研究錄問世之後，爲全世界大衆可讀的「性心理學」。他完成「研究錄」時的沉靜、堅忍，自然的且科學的態度，「二十年後再來寫這『一冊本』的『性的心理』，藹理斯已是七十四歲了，他的根據自然科學的看法還是仍舊，但是參透了人情物理，知識變了智慧，成就了一種明淨的觀照。……」（以上引周作人購讀後最初之評語。）此一本裝性心理學出版前後，幾年內坊間出版的藹理斯傳記至少有兩種，潘光旦先生讀過，其時美國批評家孟根（H.L.MENCKEN）甚至稱藹理斯爲「最文明的英國人」。潘氏爲了表示對藹氏大師人格的敬慕，曾在上海英文中國評論週報上寫過一篇文章，題曰：「人文主義者的藹理士」。這都是民廿三潘氏北返清華教書，得讀「性心理學」新書以前的事，而動手翻譯，則在五年後昆明西南聯大之時。

港人物

八阿■

輿論監督

廣州市的「珠江帆影」賣職疑案，審訊後事隔經年，法院還未作出判決。較早時，官方通訊社作了報道，敦促法院早日裁處。後來，案中與訟人的女兒在本港向新華社爲父鳴寃，並指責官方傳媒利用輿論壓法。

內地法制未完善，一般人的法律意識亦不强，所以無論執法與司法者以至普通人民，對待法律難免有偏差。另方面，內地法律和香港法律亦有許多不同，在本港，被告人在定罪前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而在內地，被告人往往當作有罪去審理。例如「珠江帆影」案，有關報道在行文上便當了被告有罪，敦促法院早判決。難怪被告人女兒爲父鳴寃。

不過，胡鳳雨先生却道：「我以爲內地還未眞正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官方傳媒往往都是替官方講好話。想當年，本港還未設立廉署，也全靠輿論發動『捉貪官、捉葛柏』，才懲治了連串貪官。『珠江帆影』案，法院拖沓竟無了期，輿論實應鳴鼓而攻之也。」

醒目

人國中少上座衆觀城漢

尚京專欄

怕

怕他走了，這種抱怨，變成了恨。我實在等不了啦。當我實實在在等不了時，我就上你那裡去尋找安慰，因爲世上沒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誰。我們見面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也許我眞的需要一個撲怕的懷抱，雖然我能夠戰勝孤獨，可我怕它。似乎它能一點一點殘蝕一個人的心靈。

「他走這條飄洋過海的漫長的路，我沒做任何阻攔，讓他實現他的夙願吧，可我又怕，這是終身追悔莫及的默許。他還回來麼？

「他完全消失了，也沒有。只是偶爾從天邊飄來一點信息。

「啊，我的浪子，等你返轉回來，我可還認得你麼？你又認得我麼？我怕着一切的變化，年齡、光陰、歲月……

「信紙代替吻，幻象代替存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代替朝夕相處，形影不離……